

为心摆渡

□ 子晓

平常与朋友交流,入耳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“忙”。

在我看来,忙,绝不是坏事。因为没有忙,就没有事业的蒸蒸日上,就没有人生的硕果累累,就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、社会的歌甜花香、生活的红红火火、家庭的美满温馨……每一个忙着的人,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就拿我的那些朋友们来说吧,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顶梁柱,都忙于各自孜孜以求的事业。他们忙碌的身姿,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最美丽的风景线。

然而,在一轮又一轮紧张繁忙的鏖战之后,又不可避免地滋生出深深的疲劳感。那些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的人们,那些如工蜂一样连轴劳作的人们,那些似登山一样顽强搏击的人们,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叹如影相随的疲惫。腰酸背痛、头晕目眩自不必说,更令人郁闷的是心灵的疲惫和乏累。不时听到职场中的朋友或熟人感慨,长期的加班加点、连日的满载运转、频繁的在外奔波、经年的被动应酬,使

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自己,人生的从容与优雅被高速的节奏拖拽得七零八落,生活的每一寸空间似乎都被忙碌与琐碎塞满,心灵的绿洲仿佛日复一日地沙化、风化、钙化,再也聆听不到心灵深处那纯真自然的回响。

多少次夜深人静时,扪心自问后,你是否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:为心摆渡!不能让无边的忙碌和劳累将心逼到无路可退的河坎上,不能让竞争和物质的压力将心推向暗流涌动的漩涡里,不能让浮名与蝇利的铁锚将心拴在深不可测的淤泥中。要以积极、乐观、旷达的、澄澈的、健康的心态,主动地用淡然、泰然、安然、怡然打造一叶绿色的舟,从走马灯般的职场流水线上适时抽出身来,载着一颗渴望摆脱繁冗与芜杂的心,驶向云淡风轻、芳草萋萋的彼岸,驶向皎月当空、波光潋滟的港湾,驶向返璞归真、水天一色的地平线。

为心摆渡,其实就是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放假,让生命之弦得到放松,让灵魂之翅轻歌曼舞。可以捧起一本好书,让心灵沐浴在浓

郁的墨香里,任翩然的思绪畅游天南海北,在与知己的交流和切磋中体味智慧的芬芳、领略文明的魅力。或者,忙里偷闲走出斗室,来到生机盎然的郊外,让身心融入大自然的怀抱。拣起一枚落叶,在它清晰的脉络里寻找时光的足迹。捧起一抔松泥,在它清新的气息里倾听季节的变迁。或者,静坐于杏花绽放的窗前,沏上一杯雾韵悠悠的香茗,惬意地观看浙浙沥沥的细雨,欣赏屋檐下叮叮咚咚的歌吟,轻柔地抚慰被熙来攘往侵扰得失去安宁的心。

当心灵被清风明月滋润得晶莹剔透,当心灵被阳光雨露浇灌得朝气蓬勃,当心灵被花香鸟语发酵得丰腴明亮,当心灵被清泉洗涤得鲜翠欲滴,当心灵被蓝天白云过滤得纤尘不染,你会发现,重新回到“疆场”上的自己变了,变得更加富有活力、富有锐气、富有激情、富有生机、富有创意。

怀着一颗有舵的心扬帆,我们才会驶向更开阔的水域,遇见更丰盈的自己……

已近午夜,寒冷的大街上行人稀少,唯有街道拐角处,有一烤山芋的外地人,依然守着他的炭火炉。炉前围着几个逛夜市的青年男女,一边踩着脚,一边接过摊主递上的烤得焦黄的山芋,急促地撕去山芋皮,顾不上刚出炉的山芋有多烫,本能地咬上一口,直呼真是人间美味!

看到眼前的这一幕,我的心里也涌起丝丝温暖,感慨在这寒冷的午夜大街,各种小吃美味横行的城市,还有人依恋乡村草根烤山芋的滋味……

我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吃饱肚子都是一种奢望,更不会考虑好不好吃的问题了。还是小孩子的我们那时总会盼望着秋天的到来,因为秋天到了,土里的山芋就能刨出来吃了。

但懂得生计的父母总是抢先孩子一步,只拿出小部分的山芋在锅里煮,大部分成熟的山芋藏起来,留着冬天慢慢吃。孩子可想不到那么远,只想着先饱餐一顿,争着冲向厨房,也不管锅里的山芋煮熟了没,就被一抢而空了。

一顿饱餐以后,味蕾像渐渐苏醒过来,对食物也变得敏感起来,渐渐讨厌起每天山芋糗子做的粥。偶一机会,发现母亲藏山芋的地方,就在灶膛的草堆根,于是我们一个个都变得勤快起来,抢着要帮父母生火拉风箱。平时没有山芋的诱惑,灶膛可是个讨厌的地方,烟熏火燎、汗流浹背……可眼下灶膛却是个温暖的地方,趁大人不注意,摸一只山芋扔进灶膛还有余火的草灰里,站起身,掸掸身上的草屑,装模作样离开灶膛,半个时辰不到,当着大人的面,装模作样说一声“糟了,忘了在灶膛里炖猪食了。”(过去农村为了不让灶膛里的余火浪费,时常在冬天把盛有猪食的铁皿半埋在草灰中,借以加热猪食)一只被灶膛余火烤得外皮发焦的山芋,就这么被扒出灶膛,孩子像小偷一样,抓把稻草一裹,藏掩在怀里,找个无人的地方,贪婪地独食起来。一只烤山芋下肚,还嫌不过瘾,起先挑肥拣瘦被扔在地上的焦黑山芋皮,又被孩子拾起,满足一次味蕾。也正是这焦黑的山芋皮,暴露了自己的偷食,少不了大人的一顿臭骂“细猴子,败家子……”

家中过冬的山芋就这么被转移了阵地。但孩子们吃过烤山芋,就有了欲望,纷纷去野外寻找是否有遗落的山芋。他找到一个,你刨到一个……野外偶拾的山芋,是土地的恩赐,是大自然奖给孩子们福利。野外现成的干焦焦的茅草、芦柴,一拔一捆,一抱一堆,点燃火柴,熊熊燃烧起来,映红了一张张欣喜的脸,火堆里为数不多的山芋,成了孩子心中最好的美食。也有细心的孩子,在分到自己的那份野外烤山芋后,偷偷藏起来,想着带回家给妹妹吃……

在那个年代,灶膛山芋、野火山芋,是最美味的食物。孩子们能吃上一次,便是无尽的满足。现在这个时代,想吃烤山芋已并非一件难事了,但小时候吃灶膛山芋的快乐却至今让人难以忘记。

灶膛山芋

□ 胥雅月

看戏

□ 林黛

说来有点遥远了,那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,生活在闭塞的乡下,很少能接触到文艺活动。但到了腊月里就不一样了,那会正在放寒假,村里的戏剧精英们会组成一个吹拉弹唱的班子,在我们的学校里排练革命样板戏,我们就天天跑去学校观看,也是乐在其中。

样板戏是由大队牵头组织排练的,在春节期间,全公社要集中汇演并且在各大队巡回演出。村里总是有那么几个会拉二胡的、敲锣鼓的、唱淮戏的年轻人。每天一大早,学校的教室里就响起了喧天的锣鼓声,接着就是悠扬的二胡声,深深地感染着我。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学会拉二胡,虽然直到现在我二胡仍是一窍不通。

由于苏北江淮一带是淮剧的发祥地,所以样板戏一般都是淮腔淮韵。其剧目大多是从现代京剧移植过来的,如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等。那会儿下放知青还没完全回城,有个叫扣珍的苏州女孩就插队在我们生产队。她有一副金嗓子,歌喉如百灵鸟般婉转动人,还会唱淮剧,歌美人更美,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扣珍就是我们村的金凤凰,《红灯记》中的李铁梅一角非她莫属,根本不用化什么妆,扣珍扎个大辫子,穿上红色碎花的棉袄,就是活脱脱的小铁梅了。

下雪天,我们也没有忘记去看样板戏。扣珍一字一板的唱着,我们聚精会神听着。时光就在地那抑扬顿挫的字字句句里静静流淌,直到掌灯时分,我们都不愿回家,完全沉浸在扣珍那声情并茂的戏里了。

扣珍唱念做打有模有样,我们队里土生土长的小伙子洪林的一手二胡也是拉得不赖。他们俩配合很是默契。若是没有洪林的伴奏,扣珍唱得也不得劲;当扣珍唱得声泪俱下时,洪林的二胡就更是拉得悲怆激昂。

快过年了,排练也结束了,我们就收了心待在家里等着看大戏。

大年初一下午,还是在我们的学校操场上,搭起了舞台。喧天的锣鼓敲起来,男女老少们扛着板凳从四面八方聚拢到简易的舞台前,这也算是正式汇演前的彩排吧。舞台上的扣珍比先前更为俊俏了,字正腔圆的演唱引得观众阵阵喝彩。洪林呢,正喜上眉梢,挥着他有力的臂膀端坐在舞台一角,拉着扣人心弦的二胡。这里没有炫目的灯光背景,也没有迷幻的混响伴奏,却是我们最为开心的地方。

汇演获得巨大成功,扣珍和洪林的爱情也渐入佳境。看他俩有说有笑地走在村子里的小路上,我们都很是羡慕洪林。扣珍来到我们生产队里五六六年了,早已融入了乡间生活。有时村子里的婆娘们围在一起拉呱,看到扣珍走过来,就要她即兴唱上一段样板戏,扣珍也是张口就来“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……”大家听了都很是开心,纷纷陶醉在扣珍绕梁的余音里。

不曾想,没过多久,就传来扣珍要回苏州的消息,当时最伤感的就数洪林了。那天在村前的小河边,我和小伙伴们真巧看到扣珍和洪林,他们正说话,扣珍摆弄着辫子隐隐啜泣……那一刻,仿佛天上的星星都躲到云层里了……

后来的日子里,我再也没看过家乡的样板戏,也不知那美丽的苏州女孩如今是否还会再唱样板戏呢?

花被面,暖流年

□ 马亚伟

要做棉被了,母亲买了几床花被面。照例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被面,大红的底色上,牡丹花一朵挨一朵地拥挤着,零星的绿叶点缀其间,花团锦簇,富贵繁华。

说实话,以现在审美的眼光来看,花被面实在是俗,但这花被面给我的感觉却是温暖和美好。

小时候,母亲常常会在过年之前做新棉被。母亲将花被面轻轻一抖,花被面立即铺满了炕。简陋的屋子里,因为那些大朵大朵的牡丹花顿时光彩熠熠。母亲把粗糙的手使劲搓几下,然后轻轻地摩挲着花被面,她的眼睛里闪过喜悦的光,低头轻声说:“多好看啊,看着就觉得这被子很是暖和。”母亲那种安然又欢喜的神色,让我觉得这被面是不同凡响的,它能带给终年劳作的母亲带来安慰,似乎再多辛苦,只要有一床花被面就足够了。

母亲哼着轻快的歌,在花被面上飞针走线。屋外已经是万物凋敝之际,屋里却是大朵的红牡丹翻滚如潮,一派花海荡漾的壮观景象。花被面是最好的载体,让母亲的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母亲平日经常用旧毛线织手套,或者把旧衣服翻新改造。此刻花被面在母亲手中就像是画家手中上好的宣纸、雕刻家手中最适合的料材一般,不会辜负母亲的手艺。母亲做的被子大方美观,针脚细密均匀,颇具观赏性,常常引来婶子们的赞

叹。一床棉被做好了,母亲舍不得立即叠起来,她会将花被面朝上,铺在炕上。我和妹妹抢着躺到被子上,兴奋得大呼小叫,就像躺到花海里一般。母亲嗅到:“快下来,别把被子弄脏了!”妹妹扬着头说:“妈,晚上我盖花被子睡觉,是不是会梦见花开了?”母亲笑笑不语。

我第一次认识牡丹花,就是在花被面上。花被面上的牡丹花,张扬热烈,花开富贵。后来我读到唐诗: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我的脑海中立即翻滚起记忆中的花被面。倾国倾城的牡丹花,开到被面上,一下子接了地气,多了温暖和喜庆。花被面上的花,多是牡丹,当然还有别的花,一律都是色彩艳丽到极致。再后来,我看到有个艺人把花被面穿在身上展示风采,还因此引发了人们的效仿。不过在我看来,花被面只适合铺在床上,它带给人们一夜间温暖清香的梦。

花被面,是流年里暖色温馨的装点。我之所以对花被面情有独钟,或许是因为它传达出的美好的寓意,还有一份对未来的期望。单调的生活中,我们期待花开;贫瘠的日子里,我们渴望富贵。

如今,家家装潢都讲究格调,花被面已经被很多人淘汰了。但是,我至今仍愿留一床花被面,只为那一份俗世里的温暖和欢喜。

激战上甘岭(中)

□ 李汝猛

主动出击十一号阵地

为了扩大战果,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,我们决定主动出击11号阵地。该阵地守敌为伪二师三十一团的一个加强连,是敌发动上甘岭战役以来付出了数千人的代价所控制597.9高地的唯一阵地,东北与537.7北山隔沟相望,是敌从侧翼向我597.9高地主峰发起进攻的依托。敌方在该阵地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,设有蛇腹形铁丝网、雷场等障碍,易守难攻。我师决定将此任务交给九十三团三营。

1952年11月4日,按照兵团首长的指示,第12军李德生副军长赶到五圣山地区,在德山岷设立前方指挥所,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。九十三团三营迅速拟定了依托2号阵地反击11号阵地的战斗计划,并得到了核准。指出要量敌用兵,发扬孤胆作战的精神和灵活的小兵群战术动作,要注意组织步炮协同,发挥炮兵的作用,并抓紧一切时机抢修工事,以达到减少己方伤亡,大量消耗杀伤敌人,最后恢复阵地的目的。

11日16时40分,我军炮弹呼啸着凌空而

过,随着炮弹爆炸的巨响,敌人的铁丝网和工事腾空而起,整个阵地一片火海。十几分钟后,九连发起冲击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敌残存的地堡群。龟缩在残存工事里的敌人,被我军突然冲上去的战士们用炸药包和手雷送回了“老家”,少数敌人负隅顽抗,被战士们一个个地击毙。经十余分钟的激战,我军即夺占11号阵地,全歼守敌,生俘4人。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,真使人痛快。

三营九连占领11号阵地后,敌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,挫我锋芒,进行迭次多路反扑,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。

该营营长中营长靳轭截地说:“同志们,既然打进来了,就要钉在阵地上!”

“人在阵地在,誓与阵地共存亡!”连队党支部作了简短战斗动员。

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,“人在阵地在!”“誓与阵地共存亡!”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,回响在烟火升腾的阵地上。

12日5时许,敌再次以一个多营的优势兵力

压来,较前更为疯狂。而我们的战士以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,用血肉和生命坚守阵地,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。三班长周平三三身负重伤,仍指挥全班战斗,直至壮烈牺牲。副班长杨国良带领三人小组,一昼夜打退敌人一个班至一个营的兵力,歼敌400余名。当阵地上只剩下杨国良一人时,他用手榴弹奋勇地抗击百倍于己的敌人,最后在两臂负伤、情况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,毅然地手持爆破筒冲向敌群,与敌人同归于尽,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,战后荣记一等功。

敌屡次以较大兵力冲击不成,随即以分散的小兵群攻击。我们依托坑道屯兵,做到量敌用兵,逐次“添油”,并发挥炮火力和步兵夜战近战的威力,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。

从11月12日夜起,九十三团二连接守九连防务至20日,又先后击退了敌一个班至两个营兵力的冲击40余次,并两次主动出击11号阵地南侧的守敌,共毙伤敌1200余名。至此,597.9高地已全部恢复了战役前的态势,阵地更加巩固。

